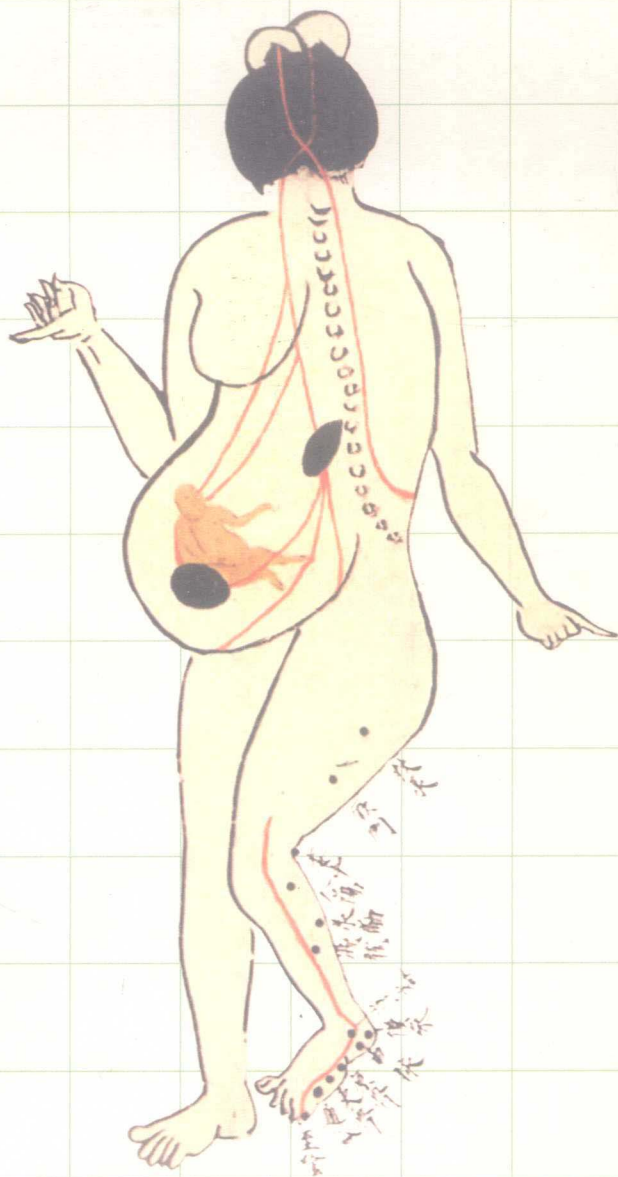


生命医疗史系列

性别、身体与医疗

李贞德 主编



中华书局

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二〇〇二年

二〇〇二年



生命医疗史系列

性别、
身体与医疗

李贞德
主编

中华
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身体与医疗 / 李贞德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7

(生命医疗史系列)

ISBN 978 - 7 - 101 - 08282 - 1

I. 性… II. 李… III. 妇科学—医学史 IV. R71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2011)第 218560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

-
- 书 名 性别、身体与医疗
主 编 李贞德
丛 书 名 生命医疗史系列
责任编辑 王 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7 $\frac{3}{4}$ 插页 2 字数 43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282 - 1
定 价 69.00 元
-

目 录

李贞德

导 言	1
-----------	---

李建氏

督脉与中国早期养生实践——奇经八脉的新研究之二	11
一、男女有别——疑旨	13
二、人体的中轴线与中枢区	17
三、督脉与房中养生	26
四、余论——研究取径的三个转向	37

李贞德

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	79
一、前言	80

二、房中术求子及其养生脉络	85
三、草药求子与安胎	95
四、外象内成的转胎、养胎与胎教	106
五、结论——妇科医学之滥觞	111

吴一立

鬼胎、假妊娠与中国古典妇科中的医疗不确定性	159
一、引言	159
二、妊娠诊断	163
三、妇女和鬼怪	167
四、鬼妊娠	169
五、鬼胎：一种阻滞	171
六、鬼梦	173
七、鬼怪与妇科医学	174
八、鬼怪、月经和虫	175
九、延长的妊娠	180
十、结论	185

铃木则子

镜中美女——从江户时代的化妆书看美容意识的变迁	191
一、化妆法的确立和普及	192
二、作为嗜好的化妆——“女用物”的教导	194
三、化妆情报和美人画	196
四、化妆技术的传达和《容颜美艳考》	197
五、美貌和健康——《都风俗化妆传》	200
六、“身体改革”的时代	204

七、结语	208
------------	-----

李尚仁

女人与虫——两性分工、种族概念与万巴德的丝虫研究	221
一、前言	221
二、寄生虫的保姆	224
三、生命循环中的性别分工	230
四、虚弱的欧洲母亲与多乳的中国奶妈	233
五、结语	242

游鉴明

近代中国女子健美的论述(1920—1940年代)	245
一、前言	246
二、建立女性美的标准:健康美	249
三、走向健康美:解放身体抑或束缚身体	257
四、健康美的影响及其检讨	267
五、结论	276

吴嘉苓

台湾的新生殖科技与性别政治,1950—2000	279
一、前言	280
二、新生殖科技与性别社会:几种分析的路数	282
三、以女体为重的不孕检查与诊疗:1950—1969	294
四、男性近检查,远血亲:1970—1982	304
五、医疗助孕的社会诞生? 1982—2000	314

六、结语	336
成令方、傅大为	
初论台湾泌尿科的男性身体观	341
一、前言	342
二、Sildenafil(“威而刚”)的知识现象与社会回响	344
三、性别政治与科技化:与医师观点对话	352
四、大众医疗论述中的泌尿科医师身体观	374
五、几点理论性的文化反省	386
祝平一	
塑身美容、广告与台湾 1990 年代的身体文化	395
一、广告:意识形态的空间	396
二、女体暴露的历史地图	399
三、丰胸、圆臀、弯曲线:塑身美容广告中的身体观	404
四、美与符号的再现	408
五、科学主义与女性身体	410
六、信任及其背叛	417
七、尾声:死亡、青春与台湾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性别支配	420

导 言

1992年夏天我从美国学成返乡,进入史语所工作,刚好遇上所内筹组“疾病、医疗与文化”的读书小组。每个月总有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几位年轻同仁在前辈师长的带领下,一起研读古典医籍,企图实践史语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传统,为历史研究寻得新天地。到了次年春末,我已经参加了十场读书会,耳濡目染,受益颇多,却从未负责提供史料、研读报告。师友力劝我回馈,我左思右想,盼能搭配自己所钟情的女性史,于是决定摘录《医心方》中与妇产相关的医方,邀请师友们共同解读。不料,却从此结下与医疗史的十五年因缘,加以从女性生育的重责大任入手,意外地沾上了身体史的一点亲故。“疾病、医疗与文化”读书小组后来获得中研院主题计划的支持,在1997年改组为“生命医疗史研究室”,除了照例每个月有读书讨论会之外,更是连年主办国际会议,从不同角度探讨各种主题。其中,1999年“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正是期望从性别角度探讨医疗史与身体史交流的一次尝试。本次论文集所收九篇文章,都曾经在生命医疗史研究室的各讨论会中宣读,其中四篇便出自于“健与美的历史研

讨会”^①。

《医心方》是日本平安朝御医丹波康赖在公元 892 年撰成的医学百科全书，收录了中国自先秦至隋唐超过两百种的医药保健方书，展现了日本自 7 世纪初以降近三百年吸收中国医学知识的成果。其中六朝医方在中国大多已经亡佚，唯赖这套日本医籍的摘录而保存了一部分。9 世纪日本御医对女性健康的关注集中在孕产，尚未能如同时期的中国医者般发展出包括经带胎产的全套妇科论述^②。1993 年春末我的报告虽然以《医心方》中的孕产方药为主，后续的研究却显示中国医者在 5 世纪到 7 世纪之间，已然对女性生育活动展开全面性介入，从胎产功能、生活行为到情绪规范，一层深似一层地申论女性身体的特殊性，为中国医学中妇人别立一方提供了理论基础。本册所收《汉唐之间求子医方试探——兼论妇科滥觞与性别论述》一文，便是在说明性别化的身体观为中国妇科医学奠基的最初阶段。

不过，尽管性别化的身体观与妇科学术发展关系密切，学者对于中国医学何时分论男女、又如何申论却有不同看法。美国学者 Charlotte Furth 的力作 *A Flourishing Yin* 从《内经》入手，主张在她称为“黄帝的身体”之中，阴阳是相对且流动的概念，并不限于具体的男精女血，一直要到南宋陈自明将同源互补的阳精阴血分而论之，申论“妇人以血为主”，男女身体的性别区隔才趋于明显，而妇科学术方得确立^③。Furth 的结论与传统医史学者的分期并无大异，但后者主要以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一书的出现为断代的标准，前者却从性别化身体观的角度铺陈了专科医学演绎的过程。

Furth 形容性别分化之前“黄帝的身体”乃阴阳同体，不禁令人想起

① 这次研讨会的报告及相关学术史的回顾，见李贞德，《从医疗史到身体文化的研究——从“健与美的历史研讨会”谈起》，《新史学》10:4(1999)，页 117—128。

② 详细讨论见李贞德，《〈医心方论〉“妇人诸病所由”及其相关问题》，《清华学报》新 34:2(2004)，页 479—511。

③ Charlotte Furth, *A Flourishing Yin: 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 - 1665*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70 - 77.

Thomas Laqueur 的名著 *Making Sex*。Laqueur 解读了自希腊至弗洛伊德的西方社会看待男女身体的方式,认为“一性模式”(one-sex model)源远流长,自古典经中世纪而不衰,甚至曾受过文艺复兴以降解剖学的考验印证,直到 18 世纪末,才因各种政治文化论述对女性公共领域角色的辩论,而发展出后来男女有别的“双性模式”(two-sex model)^①。Laqueur 摆脱过去处理医学发展习用的“进步史观”,指出医学论述与各个时代文化、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确实发人深省^②。然而他以生殖器的位置和形状为主判定男女身体异同的途径,一方面泄漏了由现代解剖学而非古典体液说出发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他对西方传统医学文献的解读。希腊罗马时期、中古乃至近代早期欧洲医史学者为了回应 Laqueur 的说法,纷纷提出史料证据,阐明各个时代对男女身体差异的看法,非“一性模式”所可涵盖^③。

Furth 在其书中表示受到 Laqueur 的启发,也希望从中国妇科医学的角度,与西方相关研究进行对话。不过,她所引起的反响主要仍在中国史的领域中。2005 年荷兰汉学刊物《男女》便出版了一期专号,探讨宋代以前性别、身体与医疗之间的各种关系,回应 Furth 以宋代为断的看法。由于是以“妇女医学”(women's medicine)为核心,因此专号中的三篇论文和一篇回顾,

① Thomas Laqueur, *Making Sex: Body and Gender from the Greeks to Freu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文书评可参考祝平一,《新史学》7:4(1996),页 223—231。

② 关于过去医学史叙事习惯于采用医学伟人和进步史观的问题,以及近年来的发展与突破,台湾学界在这方面的回顾,见 Jen-der Lee, “The Past as a Foreign Country: Recent Research on Chinese Medical History in Taiwan”,《古今论衡》11(2004),页 37—58。

③ 见 Michael Stolberg, “A Woman down to Her Bones,” *Isis* 94 (2003), pp. 274—299. 关心此问题的学者则在 2005 和 2006 年陆续举行了三次工作坊。我有幸参与 Katherine Park 于 2006 年 9 月在哈佛大学发起的第三次小型讨论会“Radcliff Institute Seminar: Remaking Sex in Classical,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Medicine”。其中除了伊斯兰与中国医史学者之外,最重要的是邀请欧洲古典、中世纪以及近代早期的医学史家,分别提出史料,探讨身体的性别差异与医学发展的关系。

虽都涉及性别与医疗的层面,但主要环绕在女性身体的部分^①。倒是同一年李建民发表《督脉与中国早期养生实践——奇经八脉的新研究之二》,由讨论男性身体提出“男女不同,自古即然”的说法。这篇文章分析奇经八脉中职司男性养生的督脉,说明人体中的津液,不论脑髓或精液,在《内经》中已经多所论述,而《内经》则以生理周期的不同体液为标准分别男女。李文并主张在钻研“气论”多年之后,学者应当紧接着探讨“津液论”,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古典中国医学中性别化的身体观。

近年来针对女性身体的研究层出不穷,而“男性研究”却大多环绕在近现代学者的论述,李建民从医经入手提醒历史学者重视古典的男性身体观,值得肯定。然而,“男性身体观”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之所以尚未引起充分注意,是否和传统以男性为基准、女性为变例(或对照)的思维息息相关?当“任、督分开是前‘任’后‘督’,合起来也可统称督脉”^②时,确实很容易令人将医经中的男性身体视为男女共享的通则,而难以有意识地认真探究其中的性别涵义^③。以不同于认识男性的方式来理解女性的身体,一方面超越了有目共睹的差别(如女子胎产、男子生须)进而分析造成歧异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不以女体为标准男体的变例,而是针对女性的健康疾病发展出一套有别于男子的诊断与治疗之道,这正是所谓性别化的身体观为妇科医学奠基之所在。

然而,不论是气或津液,传统医学探求身体知识的技艺,其实都充满了

① 三篇论文,分别是 Robin Yates, “Medicine for Women in Early China: a Preliminary Survey,” *Nan Nü: Men, Women and Gender in Early and Imperial China* 7:2 (2005), pp. 127-181; Sabine Wilms, “Ten Times More Difficult to Treat: Female Bodies in Medical Texts from Early Imperial China,” pp. 182-215 和 Jen-der Lee, “Childbirth in Early Imperial China,” pp. 216-286. 一篇回顾则为 Angela Kiche Leung, “Recent Trends in the Study of Medicine for Women in Imperial China,” pp. 110-121.

② 李建民,《督脉与中国早期养生实践——奇经八脉的新研究之二》,见页 20,注①。

③ 李建民另有一文专门讨论任脉,不过是从数术的角度分析人体和宇宙的对应关系,并未涉及性别意涵。见李建民,《考古发现与任脉学说的再认识》,《生命史学:从医疗看中国历史》(台北:三民书局,2005),页 75-97。

不确定性。医史学者细究医经、描绘体系、勾勒师承,对于传统中国医生已经“知道”了些什么研究甚多,但对于他们的“不知”却着墨甚少。性别化的身体观为妇人别立一方提供了正当性,却也在保护女性身体的同时,延伸出一套管束的策略^①。尤其对孕育功能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论述的妇科医学,却仍可能无法确定女人肚子里怀的是什么,这时,规训女体、管控风险便显得愈发重要。吴一立的《鬼胎、假妊娠与中国古典妇科中的医疗不确定性》,便是从医学知识发展的角度分析宋明之间医者对鬼胎的诠释,一方面呈现了医者的不确定感,另一方面也说明医者为降低此不确定感所建构的知识。随着病因理论从外感逐渐转为内因,明代的医者终于决定鬼胎的起因不是妖魅作祟,而是气血失调。同时,他们也不吝于提出警告:气血失调导因于欲求不满,企图掩饰情欲的女性终将因自己身体的产出物而被识破。然而,即使如此言之凿凿,除非一个胎儿从月经暂停、腹部肿胀的妇女体内娩出,否则他们仍然不能确定她是否真的怀孕了。在今天,“怀鬼胎”只是一种形容而不是一种病,但在一百多年以前,包括医生在内,人们却视“怀鬼胎”为一种妇人病。

帝制中国末期的鬼胎故事,提供了两点省思:一方面健康和疾病的定义皆会随时空转变,另一方面担负孕育重责的女体则在此转变中遭到规训。而吴嘉苓《台湾的新生殖科技与性别政治,1950—2000》一文,检视了20世纪下半叶不孕诊疗的发展,以现代台湾的范例,呼应了这两个方面。该文分析五十年来台湾生殖科技发展的三个阶段,从最初保障男权与父系传承,通过AID(非配偶间人工授精)的引进而降低了“男人的种”的重要性,到近年则因IVF(体外受精)和ICSI(卵细胞质内精子显微注射)造成“男人不孕,治疗女性”的现象。新生殖科技的吊诡,正在于它使健全无恙的女体,在确保丈夫血脉的期待下,或半推半就或义无反顾地接受各种医疗器械的入侵,反而成

^① 关于传统中国妇科医学发展中对女性身体的保护与管束,见李贞德,《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台北:三民书局,2008),《导论》,页1—10。

了夫妻二人的病体代表。应运而生的,则是针对女性身体的有关日常作息、情绪状态和精神活动的各种要求与规范。

无法实践母职的焦虑,不限于传统中国或现代台湾,李尚仁研究万巴德(Patrick Manson)的杰作指出,19世纪白种妇女在殖民地困顿的产育经验,正是这位热带医学之父发现蚊子是丝虫中间宿主的社会背景。《女人与虫——两性分工、种族概念与万巴德的丝虫研究》一文,将虚弱的欧洲母亲和多乳的中国奶妈对比呈现,通过种族与阶级角度的增丽,以一种诡谲的趣味展现了性别、身体与医疗错综复杂的关系^①。

健康与疾病的界线既然变动不拘,并非截然两分的国度,那么由谁来主导划线便影响深远,“医疗化”(medicalization)与否的问题于焉产生。在今天,“进步史观”仍相当主导一般人的历史思维,而社会大众亦颇相信在医疗专业的情况之下,“医疗化”似乎不应是个负面的用语。但医疗社会学者在谈“医疗化”时,重点并不在于医学知识的进步对人类有多少贡献,而是在于表明我们生活中原先不认为与医疗相关的部分,逐渐受到医学特定思考、语言词汇乃至医学知识的诠释,并因而遭遇医疗制度的安排或摆布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有些原本不被视为涉及医学的人类言行(如喝酒或生产)与身体状态(如怀孕或老年失忆),都因医疗专业的介入而被归类为健康或疾病。疾病必须治疗,治疗要找专家,于是人们就更加依赖医疗专业的指导,以致原先从其他角度或面向处理身体问题的方式、能力乃至态度,都逐渐丧失了^②。

医疗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并不限于具备产育功能的母体。铃木则子的《镜中美女——从江户时代的化妆书看美容意识的变迁》,说明19世纪日本社会如何通过健康之名规范审美观念。该文分析了江户时期的化妆品广

① 这篇文章也可以放在殖民帝国与现代医学互动的脉络中来看,相关研究与讨论,参见本丛书李尚仁主编《帝国与现代医学》,以及编者所撰导言。

② I. K. Zola, "Medicine as an Institution of Social Control," *Sociological Review* 20 (1972), pp. 487-503.

告,描绘了化妆品、药品和新兴资本主义结合,共同改造女体的过程。她指出 19 世纪之前日本妇女也以化妆追求时尚,却难免受到江户幕府女教伦理观念的打压。一直要到 1813 年《都风俗化妆传》中将化妆的效果附会于导引之上,化妆才从医学获得正当性。而号称“药用”面粉面霜(如“美艳仙女香”和“江户之水”)的化妆品大卖,则彰显了美丽的欲望借由健康之名而大张旗鼓。而不论是追求化妆或劝阻化妆的论述,都以是否能获得男性的青睐、取得美满姻缘为目标。只不过化妆流行之前是强调品德心灵之美,化妆流行之后则是以医药建构出来的形体之美为主要吸引力。

就如吴一立的鬼胎故事和吴嘉苓的新生殖科技遥相呼应一般,铃木所铺陈的江户美女也在近代中国找到同伴。游鉴明的《近代中国女子健美的论述(1920—1940 年代)》,一方面点出 20 世纪前半叶美丽论述与强国保种的体能教育合流,另一方面则尝试挖掘潜伏在救国救民旗帜之下的女性情欲。有趣的是,20 世纪初期的论者振振有词,提出的诉求却难摆脱以女性健美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窠臼。不论是男性论者发表以健美为尚的理想爱人观,或是女性论者现身说法以健美体态抢回变心的丈夫,都显示女性身体即使逃过了种族主义的监测,也未必能寻获情欲主体的新天地。加以此时健美的标准来自西方,无异为挣脱传统牢笼的中国女体再制造了一幅新形态的规训枷锁^①。

情欲主体真地浮上台面,恐怕要到 20 世纪的下半叶。祝平一的《塑身美容、广告与台湾 1990 年代的身体文化》,说明健康的标准遭医学专业垄断之后,塑身美容公司便以标榜科学形象乘势而起,借由操弄医疗术语和药物知识,向追求健美的女性招手,在篡取近百年现代医学成绩的同时,也掠夺二十年来妇女运动的果实。当广告业者提醒女人应当善待自己的时候,情欲俨然成为女性身体的新目标。然而,在腿部曲线截弯取直、腰腹份量斤斤计

^① 相关论述也可以从游鉴明探讨近代中国与日治台湾女子体育的历史得到印证。见游鉴明,《近代中国女子体育观初探》,《新史学》6:4(1996),页 119—158;《日治时期台湾学校女子体育的发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1997),页 1—75。

较的医疗算术中,完整的女性已然退隐,挺身而出的反而是披了科学主义外衣和女性主义形貌,为资本主义张目服务的市场逻辑。

若说塑身美容广告歪打正着地表现了医疗化对女性身体的规训,那么威而刚(viagra)的声名大噪或许正反映了医疗化对男性身体的制约。成令方和傅大为的《初论台湾泌尿科的男性身体观》明白表示是以“医疗化”的观点进行研究,点出1970年代台湾泌尿科医生视为老化的正常现象,却在1990年代成为泌尿科药物治疗的重点。该文运用西方泌尿科当代史、台湾大众医学文本、泌尿科医生访谈,以及近来威而刚的知识现象和社会回响等多种材料,说明泌尿科学界如何从其医学权威的发言位置,规训台湾的男性身体。狭隘地专注于精路系统功能,泌尿医学的发展在简化男性身体的同时,也漠视了作为其伴侣的女性。

身体,一方面是具有时空特殊性的存在——某个特定的身体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存在于特定的空间之中,但另一方面却又因其指涉而带有超越时空的隐喻——古典礼经便以父子兄弟合体的语汇表达家族传承延伸的意象。职是之故,身体史的研究可以限于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睡的基本经验与功能,也具备潜力发展出对国家、社会乃至宇宙的各种譬喻。在西方文化的脉络中,身体史的研究带有挑战笛卡儿以降身心二元、唯心为上等思想的意味。而在中国史的领域中,则因宗教、美学与医疗的旨趣不同,呈现出各式各样的成果。隐喻再现的角度固然屡见不鲜,经验体会的探索亦不一而足^①。本论文集主要从性别化的身体观和医疗化两个角度,收录九篇文章,其中虽亦涉及对性与美的欲望,但大多则专注于孕育的母体。事实上,这或许更能反映历史学者所关心的传统社会,在其中,身体最重要的功能可能是生产与再生产(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而非引诱或放纵;身体最常体

^① 西方身体史的研究进程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启发,参考 Charlotte Furth, “Doing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dy: Representation and Experiences”,《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8(2000),页179—193。

验的挫折,可能是吃不饱穿不暖,而非情欲受到压抑^①。然而另一方面,再现与经验,情欲与孕育,在医疗论述中恐怕不易截然二分。乍看之下,传统以母职为主的女性身体,似乎在现代才被情欲所掩盖甚至掠夺,但阅览本论文集之后,读者或不难察觉,妇科医学的发展过程,其实也一直充斥着母体与欲望之体的斗争。

李贞德^②

① 现代化、已开发社会的学界所产出的研究成果,可能无法充分反映学者所钻研的传统社会甚至当代的第三世界,近年来已有不少人提出警示。其中一例,见 Caroline W. Bynum, "Why All the Fuss about the Body? A Medievalist's Perspective," *Critical Inquiry* 22:1 (1995), pp. 1-33.

② 身为主编,我除了向本论文集的作者与译者致谢之外,更要表达对几位助理的感激之情。吴佩蓉、陈晓昀和黄亭惇三位竭尽全力、不厌其烦的协助,使琐碎的编排校对工作变得具体可行。谢谢她们,也祝她们的学术与事业无可限量。